

悬壶济世

张竹君(1879-1964),广东番禺人。她的曾祖父张达才以经营茶叶起家,故与外商接触频繁,子弟多接受中西兼修的教育,眼界开阔。父亲张世蒸是三品京官,家中十分富有。

1898 年,张竹君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广州博济医院附设之南华医学堂,留医院任医生两年。另有一说是她毕业于夏葛女医学堂,但据陆丹林的分析,夏葛女医学堂是在 1899 年才成立的,而曾在博济医院任教的梁培基医生也承认他教过张竹君。

张竹君从博济毕业,成为一名通西医内外科的全科医生,开始了悬壶济世的生涯,来往于广州、番禺、南海之间,为人治病接生,极受欢迎。1901 年在闺中密友徐佩萱变卖首饰的资助下,她在广州荔湾开办了提福医院,自任院长,专为贫民治病,这是广东第一所国人自办的西医院。两年后,两人又开办了南福医院于珠江南岸的漱珠桥侧,后又将之



年轻时的张竹君

改为育贤女学,教学与行医并重,为广东女学先声,张竹君也成为中国第一位创办医院的女性。

1904 年 3 月,张竹君又于广州设立女工艺厂,招收妇女学习工艺。同年张竹君迁往上海,先后创立医院数所,除医院外,又设立女子兴学保险会、卫生讲习会及广东育贤女工厂分院,并且在上海爱国女校附设女子手工传习所。1905 年又设女子中西医院,以培育女医人才。



博济医局颁发给张竹君的行医执照

巾帼不让须眉

一般谈起中国的女权运动,都以为是“五四”运动以后的产物,而直到这之后,北平、上海等地才有女权运动团体的公开组织。但张竹君却早在民国前十二年已经从事提倡女权,在当时的报纸上公开讨论与宣布了。同时,她在 1901 年已在广州自己一手创办了育贤女学,更在中国各地开风气之先,比之清廷学部颁布女子师范及女子小学章程的时间,还早了六年。即较之张百熙之奏定男学堂章程也早了一年,足见其眼光之独到。马君武更在《新民丛报》为张竹君作传,广为宣传。

张竹君的志向并不只是行医,她在医室之外复设福音堂一所,常在周末登坛演讲,“每讲学时,未尝不痛惜抚膺,指论时事,慷慨国艰也。”而对于女权思潮,她认为“女人不可徒待男子让权,须自争之”,她主张女子要求自立,要做到生计不必仰求于男子,才能谈到培养独立的人格,增进智识等更进一步的事。因此她希望女子能“汲汲从事工艺,以求自强,以求自养,而去其昔日之依赖。”这也是她开设手工艺传习所、工艺场、女子中西医院的用意,要女子学得一技之长,以求自立切实可行之道路,正如其章程所言:“为同胞女子谋自立之基础”。她又设女子兴学保

险会结合女性为一团体,并将宗旨定为“本会拟联合海内女士为一大群以提倡女学,激发患难相救之情。”此保险会正是预防女子在不幸无依时,可以藉助团体的力量,互通声气,彼此援助来渡过难关。

但她深知,女子若仅求生计之自立是不足以成大局的,她主张争权之法,“不外求学”,而所求之学“又不当为中国旧日诗词小技之学,而各免力研究今日泰西所发明极新之学。”为此她设立女学,开讲习会。她对于女子教育极为重视,她说:“夫女子为人群之母,母教之不讲,民品所由败也;女学之不昌,人种所由弱也。”她甚至把女子教育视为强国强种之基础。她主张女子应通过“求学”“合群”的方式才能摆脱男性的压制。

她还写了一篇长文刊登于 1904 年 4 月 23、24 日的《警钟日报》,文章细数中国女性所身受的十一种“险境”,进而从女性自身出发,指出“险境”的原因,在于“一由于不知学,一由于不能群”。于是她想联合大群体以求女性自决和独立,她说:“鄙人窃不自揣,志欲联合海内诸女士为一大群,取数千年之恶习扫除而更张之,举此十一险者戾夷而平荡之,永不留此恐怖之境遇于吾同种。”其雄心壮志,实在是巾帼不让须眉!

张竹君:悬壶济世 造福社会

和不平等的旧思想作斗争

张竹君提倡女权不是空谈,而是实际去做。她所创办的手工艺传习所、美术传习所在各地普遍成立,她极力提倡实业救国,赢得报章杂志的赞扬。1905 年 1 月 16 日的《警钟日报》就说:“……然近日所可推为实行家者,于男界得一人也,曰张季直。于女界得一人也,曰张竹君。……自竹君创女工院于上海,从而继起之工所,又不知凡几?……然以所处之境论之,季直易而竹君难,盖季直置身通显,居高而呼,所谓长袖善舞也。竹君不过一弱女子,既无财力,又无辅助,而亦能振臂一呼,大江南北之女界,为之响应,咸知研究实业,以谋其生计,其功岂在季直下哉?”

张季直就是张謇,晚清状元,南通著名的实业家。在南通随处可见张謇所创的事业,如公园、博物院、天文台、图书馆、通州师范、女工传习所。而今张竹君能与之相提并论,可见其影响力之于一斑。



红十字会时期的张竹君

在张竹君青年的时候,社会上犹盛行着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“男女授受不亲”之类的旧道德观念,但她不以为然,决心反其道而行之。据她后来与非常熟稔的陆丹林追述早年的情景:她出外,常坐着三人抬走没有轿帘的藤兜。

支持武昌起义

经过三十三天的医疗救护行动,张竹君抱病决定先回上海一趟再募集药物,此时上海各界已听说她在战地的英勇事迹,因此以英雄凯旋式的隆重礼节欢迎她,在张园举行“张竹君女士返沪大会”,请她登台演讲。据报道,当天车水马龙、冠盖云集,张竹君病体初愈,她身着戎装、穿长靴,报告了她率红十字会救护队赴武汉从事战地工作的经过后,指出“红十字会中杂有敌军间谍,真是损污我红十字会的名誉”。她说在汉阳时曾亲眼目睹,有四个人冒用红十字会的名义而作汉奸,她见到这种情形真是心惨欲绝,所以她说从今而后再也不愿为红十字会会员,而将改投女子军,不日将再赴武汉,参加革命军北伐。只不过后来革命大势急转直下,革命告成、民国肇建,她也就再无需从戎北伐了。

据冯自由说,民国元年以后,纵使张竹君的早年好友都在民国政府里位居要职,胡汉民荣任大总统府秘书长、黄兴初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,马君武也以实业部次长代理部务,但她反倒韬光敛迹,绝不在社会上显露头角。她能由绚烂归于平淡,适足以证明她胸襟之开阔、天性之恬适,洵非常人所可企及。

民国成立后,男女平权,她仿

头上梳了一条“大松辮”,脚上穿一双青缎面学士装鞋,有时并把两脚向前踏在轿杠上,人身和脚差不多成了“一”字形。这样的姿势本来并不雅观,尤其在热闹的街市,往来穿插,前呼后拥,一般人见到多目逆而送,或加以蔑视的不良批评。她是满不在乎、处之泰然的。她对陆丹林说:“人生要求自由,男子可以梳大松辮,穿学士装鞋,妇女为何不可?男子坐藤兜(轿子)可以把脚提高、踏在杠上,妇女为什么做不得?做了,又讥评她是‘男人婆,招摇过市。’我要做男女平权的运动者,一切以身作则,要打破数千年来禁锢妇女的封建枷锁,把不平等的旧思想、恶习惯,彻底扫除。那些头脑冬烘、思想陈腐的礼教奴隶,我要和他们搏斗,替女同胞杀开一条新路。那么,任何非讥诋谤,任何耻辱牺牲,我都是不管的。我是基督徒,基督都能从容上十字架,我必步着他的后尘,替女同胞尽力,和恶劣势力斗争,至死不变!”

佛平生大愿俱已达成,也就乐得休息休息,安享余年。不过她的名气响亮却历数十年而不衰。据陆丹林说,1924 年间,张竹君与伍廷芳夫人因事由上海返回广州,在轮船上遭遇海盗搜劫,当海盗们听说她们是张竹君和伍老太时,立刻敛容正色向她俩道歉并归还财物,同时派了两名匪徒在房门口守卫保护,严禁其他匪徒出入骚扰。

张竹君为了献身社会服务,终日为事业而奔忙,耽误了自己的“终身大事”。等到已成徐娘半老时,有人问她这个问题,她仍然半开玩笑地说:“现在还没找到适当的对象,如果找到了,我会随时宣布结婚的。”

张竹君虽然没有结婚,但她却是儿女绕膝,共叙天伦之乐,而这些儿女们都是她领养来的孤儿孤女。三十余年来,她对她们视如己出,尽心教育他们。晚年张竹君在上海也的的确确做了不少造福社会的事情。

综观其一生,她不但是一位思想家,也是一位实行家,不但坐而言,更能起而行。至于她自己的立身处事,又是那样的严正不阿、功成不居,她悲天悯人的胸怀,视功名富贵如浮云的志节,都是值得我们钦佩与敬仰的。

(蔡登山 来源:《晶报》)



张竹君(前排右五)与红十字会救护队队员在汉阳十里铺前线